

文学语言漫议

雪的事

□耿广捷



尧山壁，原名秦桃彬，河北隆尧人，中共党员，1962年毕业于河北大学中文系。曾在邢台县文化馆工作，历任河北省文联专业作家，《河北文学》编辑，河北省作协常务副主席、主席，兼任河北大学中文系教授。享受政府特殊津贴。1955年开始发表作品。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文学创作一级。

□尧山壁

高尔基说：“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。”语言是思想的外观、内容的外衣。既然是外衣，就不是一个大襟、一个纽扣，而是包括布料、颜色、剪裁、款式等。文学语言也是这样，是整体的呈现，就好像一个演员的行头、扮相，也似一道美食的色、香、味，涉及方方面面。

华丽与朴素

初学写作时往往追求语言华丽，滥用成语，不知道朴素才是艺术的最高境界。托尔斯泰说：“朴素是美的必要条件。”高尔基说：“一切美的东西都是十分朴素的，因为朴素就是美。”何以然？顾随先生说到点子上了：“诗原为美文，然若字句太美，往往字句之美遮蔽了内中诗人之志，故古语有云：‘美言不信，信言不美。’”他还进一步分析：“华丽的语言会造成‘隔’的感觉。”“隔”是古典文论的常用词，指的就是距离。过于华丽会让作品与作者、读者、生活产生距离。生活中不也是这样吗？初次见面，你花言巧语，夸夸其谈，让人反感，敬而远之。而实话实说，则会令人产生亲近感。杭州灵隐寺有一副名联：“人生哪能多如意，万事只求半称心。”明白如话，朴素而蕴含真理——哲学本身就是朴素的。当然，这也并非绝对。顾随还说过：“豪华、朴素可并存而不悖。”这就是辩证法。郭小川谈及，不要害怕华丽，诗的内容和形式应该匹配和谐，写山水风光、精美建筑，语言不妨漂亮一些。朴素，不是越简单笨拙越好。袁枚说：“诗宜朴不宜巧，然必须大巧之朴；诗宜淡不宜浓，然必须浓后之淡。”

繁与简

自古尚千字文，鲁迅的一些经典也是一两千字。契诃夫说：“作家写作，第一是简洁，第二是简洁，第三还是简洁。”写作是手工劳动，也提倡工匠精神，精益求精。孙犁说：“应当经常把你的语言放在纸上，放在你的心里，用纸的砧，心的锤来锤炼它们。”他觉得自己“干净得有些洁癖，逐字逐句，反复推敲”。孙犁进一步说：“单纯的形象是用顶简单的语言，表现完整的形象。为什么简单了又可能完整呢？作者不断地学习，使他能看出一个事物的最重要的部分、最特殊的部分，和整个故事内容发展最有关的部分。作者强调这些部分，突出它，反复提高它，用重笔调写它，于是使这些部分从那个事物上鲜明出来，凸显出来，发射光亮，照人眼目。”思想明确，自然就会删繁就简。梁漱溟95岁时谈为学的八重境界：一、形成主见；二、发现问题；三、融会贯通；四、知不足；五、以简驭繁；六、运用自如；七、一览众山小；八、通透。搞文

学创作也如是。写作不是照相、拓片，不能从头到脚、从根到梢，事无巨细，面面俱到，生怕读者领会不了你的良苦用心。应像中国画一样，有节制，有节奏，有留白，留给读者想象、补充的空间，不能枝繁叶茂、密不透风，要有主次、远近、浓淡。中国画讲疏朗，疏朗也是一种美。果农都知道要剪枝、疏果。农民也有自己的美学：“宁吃鲜桃一口，不要烂杏一筐”。

雅与俗

雅俗共赏是文学的重大课题。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，赵树理的朴素幽默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。1956年我在那台听他的讲座，他随口说了一段儿：“好的文艺作品与地摊文艺，一个是茶壶，一个是夜壶。茶壶摆在桌面上，夜壶藏在床底下，不能颠倒了。”比喻形象生动，让我一辈子忘不了。1958年我在河北大学听顾随先生的课，他通晓古今，学贯中西，那翩翩风度也令我忘不了。他们二位，一俗一雅。琢磨京剧，生旦一本正经，咬文嚼字，没耐心的看不下去。丑角粗话俚语，插科打诨，也能赢得掌声。无丑不成戏，一场演出总要有出一丑角戏，连严肃的《空城计》《甘露寺》《四郎探母》，也会安插老军、贾华、国舅爷一类的丑角，有张有弛，活跃气氛。红花要有绿叶扶。相声本来很俗，到了侯宝林那儿，给它加了雅，艺术性提升了。1960年我与相声演员苏文茂一起，在天津光复道体验生活。我发现他与一般的相声演员不同，不光从市井生活里找包袱，还注重从思想境界里发现亮点，在意义和趣味之间寻找平衡。尤其让我受益的是乔羽先生。1962年我在那台县文化馆工作时，他是县委宣传部副部长，我是文化馆员，我常跟着他下乡、跑剧团，不经意间得到了写作“秘诀”。他说：“歌词是我们心里的、口头上的话，是唱给别人听的，要让人家一听就懂，回味无穷。容易写，写好难，应该寓深刻于浅显，寓隐约于直白，寓文于野，寓雅于俗。看似信手拈来，实则腹稿良久，字字苦吟。”他还说：“我不喜欢涂脂抹粉，喜欢直来直去的大白话。我一向不把歌词看作锦衣玉食、高堂华屋，它是寻常人家一日不可或缺的家常饭、粗布衣，是不宽敞却也温馨的小院落。”他的话让我对文学语言有了更多的思考。

约与博

我上大学时，黄绮先生讲过一个做学问的公式：约——博——约。始于约，继而博，再由博返约，就是先少而精，由精到博，在博的基础上集中一方面深入。没有不博而约的。顾随先生更概括为“要成大家，先做杂家”。要呈现好的文学语言也是如此。想写好诗，功夫在诗外。秦牧说，散文要有三性：思想性、知识性、趣味性。司马迁能写出《史记》，因为他涉猎广博，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，从小就跟经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古文，熟悉天文历算和先秦学术思想史。鲁迅说：“先前的文学青年，往往厌恶数学、理化、史地、生物学，以为这些都无足轻重，后来变成连常识也没有。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，自己做起文章来也糊涂。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开科学，一味钻在文学里。”鲁迅先生幼学四书五经，大学学过矿物、医疗，从事教育，还爱版画，阅世深广，所以他思想深刻、文笔精妙。

我从不自觉到自觉，走的也是这条路子，见书就看。我爱好广泛，喜欢戏剧。我小学就看过两千出戏剧，中学唱了六年京剧。我还喜欢搜集剧本，从《全元曲》《缀白裘》到京剧地方戏剧本汇编，几乎凑齐了。京剧是中国艺术的大锅菜，集文史、诗词、音乐、美术、舞蹈于一身，给我的营养是多方面的。比如演员讲“戏比天大”，于是我每次铺开稿纸，便心生敬畏。田汉说剧本结构“龙头凤尾猪肚子”，我构思每篇文章都要研究起承转合。马连良说“七分念白三分唱”，我写散文就看重叙述功夫，注意轻重缓急，抑扬顿挫。梨园界的“通天教主”玉珊卿讲到表演创作的“秘诀”：认人儿，找找事儿，琢磨琢磨心里劲儿，找俏头，安玩意儿。“认人儿，找找事儿”是选择情节塑造人物，“心里劲儿”是人物的精神境界，“俏头”是俏皮话，“玩意儿”是技巧，水袖翎子功之类。这让我的文学写作受益匪浅。

1
雪一直在下 也许忘记了时间
我应该等雪停一停再去扫
但知天命的年纪
已容不得凌空的雪
车轮一样碾压

想到此前的浪漫
那些雪片日历一般簌簌飞过
恍惚又真实 昨天又明天
过去的年月在雪中飞舞
好像就在不远的地方
如果此刻能够捧住其中的一片
是否 就能回到从前

2
大雪之后 天地一白
窗外的雪覆盖雪
斜飞着扑向高树低草
钻入百密一疏的罅隙

在这似乎停滞的时间
适宜在静谧里读书 静卧 冥想
适宜远眺或闭目养神
任凭浅蓝色炉火上的茶壶
冒着沸腾的蒸汽
把冬天的秘密
慢慢熏醉

3
等雪来的人
必须在大雪抵达之前
找到心底的向度
必须在汉语和冬天的交汇处
寻到幸福的依傍

苍穹转瞬间变白
一行诗由此走向光明
雪作为宇宙的修辞
在下落的时空里熠熠生辉
大雪落下 土地吉祥
爱人并肩 前程幸福

4
雪在云上酝酿
在寒风里自我陶醉

有时候优柔寡断
有时候踽踽独行
感到寂寞了
它们就抱团取暖 彼此融化

有的雪在寂静中沉思
有的雪在孤寂里燃烧
有的雪跌入尘埃 被新雪替代
有的雪回望来生 仰望未来

这组诗是在写雪，实际上是在写人。“也许忘记了时间”，随着寒流，冬季很快就到了。当诗人看着“那些雪片日历一般簌簌飞过”，怎不怅然若失，感慨时光飞逝之余，让人禁不住怀念从前。大雪落下，土地吉祥，使读者也欣慰于已知天命的诗人随着雪的事，回望来路，仰望未来！（点评 高英英）



扫描二维码加“燕赵晚报”
公众号发送“培训”报名。

文学培训招生邮箱
715093303@qq.com